

浅析社区变迁与中国穆斯林的宗教社会化

赵越

(西北民族大学社会人类学·民俗学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30)

【摘要】中国穆斯林的宗教社会化经由家庭、学校、同龄群体、社区等媒介使然, 贯穿了穆斯林生活的始终, 宗教教育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随着一系列社会变迁(尤其是社区变迁)的影响, 宗教社会化从范围、内容与方式上均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关键词】宗教社会化; 社会变迁; 社区; 教育

“求知, 是男女穆斯林的天职。”求知是为了认识真主所创造的世界, 进而认识真主。伊斯兰教育的初衷是神圣世界的产物, 不带有任何世俗化的倾向。宗教生活在穆斯林的社会中拥有绝对的地位, 教育是为了宗教而服务, 是穆斯林群体宗教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宗教社会化是“自然人”转变为“宗教人”的过程。而中国穆斯林群体的宗教社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呈现出独有的态势。

1. 穆斯林教育与社会化

1.1 终身的教育与终身的社会化

《古兰经》上说:“有知识的与无知识的相等吗? 惟有理智的人能觉悟。”(39: 9) 圣训言明:“求学, 从摇篮始, 至坟墓终。”伊斯兰教认为教育与求知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人们去认识真主。因此, 在穆斯林的成人之路上, 宗教教育至始至终伴随终身。

“社会化指人接受社会文化的过程, 即自然人或生物人成长为社会人并逐步适应社会生活的全部过程。”^[1]张德胜认为, 社会化是个人成为社会一分子的过程。Kurt说“社会化是成人的过程”。社会化伴随人的终身, 社会化的内容多种多样, 教育是社会化的主要途径之一。穆斯林的社会归根结底是一种宗教的社会, 对于穆斯林群体而言, 宗教的社会化是传承伊斯兰文明的最主要的途径, 宗教教育在此过程中承担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1.2 履行宗教社会化功能的主体

履行社会化功能的主体, 即社会化的主要媒介有: 家庭、学校、同龄群体、社区等。

1.2.1 家庭

对于穆斯林群体而言, 家庭是其宗教社会化的主要环境之一, 中国自古就有“家国天下”的说法,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是初级群体中最具凝聚力的一个群体, 是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 在家庭中子女与父母的依恋行为对于子女的成长之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在家庭中, 母亲则是其宗教教育的第一位重要的领路人。梁启超认为“故治天下之大本二: 曰正人心, 广人才。而二者之本, 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 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 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而家庭中夫妇两人的社会角色是不同的, 对于父亲与母亲在子女教育中的作用, 郑观应如是说:“襁褓之婴、孩提之童, 亲母之日多, 亲父之日少, 亲母之性多, 亲父之性少。”^[2]《古兰经》也对父母母亲的职责予以说明, “做母亲的, 应当替欲哺满哺乳期的人, 哺乳自己的婴儿两周岁。做父亲的, 应当照例供给她们的衣食。”

1.2.2 学校

当穆斯林孩童六、七岁开始就要学习基本的宗教知识, 而从此时开始, 他们的社会化媒介又增加一项, 这就是学校。而提到穆斯林的学校, 就不得不提到经堂教育。中国的经堂教育自明朝胡登州伊始延续至今, 与穆斯林社区的教坊相结合, 已经成为极具中国伊斯兰文化特质的文化事项。经堂教育设在清真寺之中, 一般分为小学、中学和大学。

经堂小学是穆斯林的宗教启蒙教育。小学课程包括“1. 黄本(阿拉伯字母及拼读), 2. 凯里迈(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 重在拼读原词, 称作“编凯里迈”), 3. 亥帖(

《古兰经》选, 重在熟练地背诵原文); 4. 乜帖(阿拉伯、波斯语的各种宗教生活祷词), 5. 凯合夫章(重在带韵诵读经文)。”^[3]在学习这些宗教基本知识的同时, 穆斯林子女也无时无刻不在受着同龄群体的影响。在这种传统的同质化的群体之中, 宗教文化轻而易举地渗透其中, 并且成为了这一群体认同的重要符号, 当符号使这些伊斯兰文化的承载着们很容易的区分出群体边界时, 其自我显现的更加的成熟, 宗教文化便沉淀在其心灵深处成为一种内化的价值从而影响其一生。

经堂教育的中学是为了从小未受到过宗教教育的成年人所办, 这也是穆斯林社会的一种广义的再社会化(继续社会化)手段。

经堂教育的大学阶段是培养宗教精英群体的摇篮。“经堂教育宗旨主要是为了各教坊清真寺培养经市、阿訇, 对穆斯林进行宗教只是的教育。”^[4]宗教精英在穆斯林社会中享有极高的权威, 而偏偏这种精英阶层培养制度的准入规则较为简单(“小学老师会同主管乡老, 在主麻日聚礼下殿时, 领学生到开学阿訇面前去“接经”, 即举行下跪、拿手、认师和开课等仪式, 即算入学了。”^[5]), 这使经堂大学教育在穆斯林的群体中更添吸引力。

在经堂教育的体制下, 女学教育也在默默发展, 有些女学发达的地区逐渐形成女性为主导的女寺, 这种局面, 一方面显现出女性作为一种宗教群体的自觉, 另一方面也使家庭发挥宗教社会化的功能上升到一定的层次。

1.2.3 社区

经堂教育依附在极具伊斯兰文化特

现, 但不一定在每一个局部强调多媒体形式, 资源允许有类似ppt、pdf、doc等形式的内容单独存在。

除此之外, 还要有专人负责资源的及时更新, 及时解答学生问题, 进而提高网络教学的互动性。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建设委员会. 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建设技术规范[Z]. 2000.
- [2] 刘成新. 网络教学资源的设计、开发与评价[J]. 电化教育研究, 2000(3).
- [3] 南国农. 信息化教育概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6.

[4] 余欣欣, 李红波, 贾远娥. 论高校网络教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1).

作者简介: 李晶(1981—), 女, 管理学硕士, 广西财经学院教师, 助教。

色的教坊社区之中, (“所谓教坊, 包括以清真寺为中心的一个地区的全体穆斯林所形成的独立的、地域性的宗教组织单位。”^[6]) 而中国穆斯林的宗教社会化在这种由初级群体组成的、群体符号鲜明的社区之中周而复始地进行着。对于群体符号的认知与学习是穆斯林群体宗教社会化的主要内容。“回族在用汉语作为本民族的统一语言后, 因宗教生活和风俗习惯, 还保留一些先民们使用过的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 以及回族自治推广经堂教育后, 广泛流传在回族民间的经堂语。”^[7] 孩子们在经堂小学学习的过程中充分的掌握了这些日常生活中交流的特殊语言符号, 而具有伊斯兰传统特色的建筑、服饰、饮食、节日、习俗等符号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社区之中一览无余。这种立体的全方位的社会化较之书本所学更加生动多姿, 更加容易被穆斯林内化。

伊斯兰文化特质的穆斯林教坊社区, 成为穆斯林宗教社会化的最合适的大熔炉, 其他的社会化媒介如家庭、学校等都依附在这个社区之中而发挥着他们各自的功能。正如杨文炯所指出的那样“经堂教育在中原地区由于大传统的强大排压和挑战而获得充分的发展——男学与女学并举的双轨发展——Jamaat→清真寺(经堂教育男学、女学)→家庭(全体成员)→Jamaat, 这一发展模式既强化了回族穆斯林社区的社会与文化结构, 又硬结了家庭这一文化传承的载体。”^[8]

2. 穆斯林社区的变迁与宗教社会化模式的转变

2.1 穆斯林社区的变迁

对于穆斯林传统社区的社会文化结构特点, 白友涛提出了回族传统社区的“盘根草格局”这一概念。他认为“回族社区外部联系非常松散, 内部亲缘、地缘、血缘、情缘、业缘等关系紧密而复杂, 如果借用费孝通先生的格局范式来描述传统回族社区社会文化结构, 可以称之为‘盘根草格局’”^[9]

在穆斯林宗教社会化过程中, 这种盘根草格局的社区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功能, 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 这样的穆斯林社区也只能随波逐流, 潜移默化间, 其经济结构、组织结构与文化结构发生着一系列的变迁。

一个社区之所以存在, 必定具备一定的要素, 即人口、社会互动与社区文化。这些要素的变化会导致社区的变迁。这种变迁在范围上主要波及两个极端的区域, 即乡村与都市。乡村中大量的人口涌

入都市之中, 这直接导致乡村中家庭结构的变化, 核心家庭与空巢家庭的数量随之增加。这就使原本传统社区中宗教社会化的链条在家庭这一环节产生一定程度的松动; 而城市之中也随着大量穆斯林人口的涌入而发生着变化。

2.2 都市穆斯林社区与异质性文化的冲击

在众多的城市社会学理论中,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菲雪尔的城市社群网络理论独树一帜, 他的这一理论不同于“城市决定论”与“人口组成论”, 认为“任何人在社会上都需要得到他人的赞助与支持, 即人际关系的相互依赖性……这种相互了解、接受, 以及养成的共同规范和生活方式就是‘次级文化’。次级文化从社会群体的互动上讲, 就是指属于同一类的次级文化者之间, 在社会互动中给予彼此感情上、心理上的赞助、同情和支持。”^[10] 大量穆斯林人口往往通过强关系而流动进入城市(如通过亲属或老乡介绍进入城市), 这种性质的流动致使他们很容易形成这种次级文化群体。而伊斯兰文化就是连接与维系这种群体的重要的文化结构。他们在原有社会关系网络的基础上在城市中充实或重建了一个穆斯林“城市社群网络”。

城市之中的原有穆斯林社区在原本的都市异质性文化夹缝之中一直作为一种边缘文化而存在, 并且有逐步没落的趋势, 但是随着大量流动人口的涌入, 他们作为一种新鲜血液充分补充而进入了都市穆斯林社区, 这种次级文化群体建立的亲密关系, 增加了这里的宗教氛围, 连接起原有的伊斯兰文化在城市中的些许孤岛, 使宗教在都市穆斯林社区中的社会化程度有所加深, 促进了城市中原有穆斯林的宗教再社会化(继续社会化)。

然而这种城市社群网络的社区整合程度与传统的盘根草穆斯林社区的整合程度相比仍然较弱。因此在传统社区中那种社区以及经堂教育对于宗教社会化的影响在逐步减弱, 而家庭的功能逐步显现, 成为了一种能够与社区影响分庭抗礼的重要力量。但是鉴于流动人口本身的一些特性, 使得这一群体及其子女在宗教社会化方面面临一些困境, 如由边缘文化的特质而造成的流动人口子女教学问题。

面对流动人口子女就学的问题, 大部分流动穆斯林倾向于选择把子女留在原住地就学。流动穆斯林男性更加倾向于流动行为, 因此, 留守在原住地的女性往往成为家庭之中宗教社会化的主导力量。这

种局面就冲击了之前的那种“Jamaat→清真寺(经堂教育男学、女学)→家庭(全体成员)→Jamaat”宗教社会化模式。这样在城市之中造成了穆斯林城市社群网络——家庭并举的宗教社会化模式, 而在原住地, 出现了以女性为主的家庭教育——教坊社区并重的宗教社会化模式。

3. 结语

在中国传统的穆斯林社区之中, 家庭和社区在穆斯林群体的宗教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宗教社会化的启蒙来自家庭, 另一方面, 社区依靠经堂教育以及社区文化促进宗教社会化的发展。而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与流动人口的增加, 穆斯林传统社区经历一系列变迁, 致使家庭与社区结构均发生了变化, 城市之中呈现穆斯林城市社群网络——家庭并举的宗教社会化模式; 在原住地则出现以女性为主的家庭教育——教坊社区并重的宗教社会化模式。这两种模式随着人口的流动的变化而显现出不稳定的态势, 而这其中的具体表现有待学者们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1] 郑航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修订本)[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103.
- [2] 王东华. 发现母亲[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17.
- [3] 于广增. 回族穆斯林经堂教育及其基础课初探[J]. 中国穆斯林, 1986-2: 4.
- [4] 周燮藩. 沙秋真. 伊斯兰教在中国. [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2. 108
- [5] 于广增. 回族穆斯林经堂教育及其基础课初探[J]. 中国穆斯林, 1986-2: 4.
- [6] 冯今源. 三元集——冯今源宗教学术论著文选(上册)[C].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2. 19.
- [7] 丁明仁. 伊斯兰文化在中国[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 86.
- [8] 杨文炯. 女学: 经堂教育的拓展与文化传承角色重心的位移——以兰州、西安、临夏调查为个案[J]. 回族研究, 2002(1): 18.
- [9] 白友涛. 大城市传统回族社区的社会文化结构研究——以南京市七家湾回族社区为个案[J].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3): 8.
- [10] 许英. 城市社会学[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2. 76.

作者简介: 赵越(1983—), 女, 辽宁葫芦岛人, 在读硕士, 研究方向: 宗教社会学。